

# 記朱子論當時學弊

錢穆

大儒之設教陳義，惟求理之當而已，然亦就時弊以申理，非憑處懸空特立一理而爲之說也。抑理雖惟一，而時弊則可以百出而無窮，故大儒之爲教，亦因時而無窮也。茲篇專彙文集諸書札朱子論當時學風之弊者，而朱子所以教人之深意，亦由此見矣。

文集卷三十四答呂伯恭有云：

王氏得政，知俗學不知道之弊，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，於是以老釋之似，亂周孔之實。雖新學制頒經義，黜詩賦，而學者之弊，反有甚於前日。建炎中興，程氏之言復出，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，而爭爲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，是以學者雖多，而風俗之美，終亦不逾於嘉祐治平之前，而況欲其有以發明於先王之道乎？

此見當時學風之弊，不在不知尊程，不在不知重道，乃在遵程氏而求道者之迷其門徑，失其步伐也。

又卷三十五答呂伯恭別紙有云：

和靖錄中說伊川未嘗言前輩之短，此意甚善。今人往往見二先生兄弟自許之高，便都有箇下視前輩意思，此意不可長。大抵當時人多讀二程語錄，見其高自許而羣增慕仰，遂引生輕視前輩之意，此乃當時學弊一主要徵象。其病在心，播而爲風氣，而遂有害於學術。

卷七十五中庸集解序謂：

秦漢以來，聖學不傳，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，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，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。至於近世，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，則學者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。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，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，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，陵籍訓詁，坐談空妙，展轉相迷，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。

此言近世先知先覺，即指二程氏，學者誦其言，不能深識其意，而徒增其傲忽，遂以章句訓詁爲陋，而至於脫略章句，陵籍訓

詰，坐談空妙，此亦高自許而意輕前輩之又一徵象也。

卷三十答汪尚書有云：

近世言道學者，失於太高，讀書講義，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，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，例皆忽略厭棄，以爲卑近瑣屑，不足留情，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，其於天下之義理，亦不能無所未盡。理既未盡，而胸中不能無疑，乃不復反求諸近，顧惑於異端之說，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境，兀然終日，味無義之語，以俟其廓然而一悟。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，倫必察而後盡。曷若致一吾宗，循下學上達之序，口講心思，躬行力究，寧煩毋略，寧下毋高，寧淺毋深，寧拙毋巧，從容潛玩，存久漸明，衆理洞然，次第無隱。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，天理人事之全，無不在是，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。而幾微之間，毫釐必察，醞醉之際，體用渾然，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，亦沛然行其所無事，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，雖未知其孰爲優劣，然此一而彼二，此實而彼虛，則較然矣。

此書在孝宗隆興二年甲申，朱子年三十五，前一年汪應辰知福州，邀李延平至帥治，坐語未終而卒，時爲癸未十月十五，此書則在甲申十月二十二，先後適一年，下去乾道三年丁亥八月訪張南軒於潭州，相距尙三年。觀此書所云，其箴砭時病，敷陳學要大體規模，俱已確定。此下學問德業之遞深而益進，亦可謂始終未離此路脈，未違此矩矱也。要而言之，當時理學界風氣在求之過高，因此而於日常讀書制行應實下工夫處，反認爲卑近瑣屑，而加忽略，乃循至於厭棄，而不知其正是曲折精微之所寓而大堪玩索也。故曰物必格而後明，倫必察而後盡，寧煩毋略，寧下毋高，寧淺毋深，寧拙毋巧，以下學工夫代替高論之時風。此乃朱子生平治學教人精神所在，此數語盡之矣。苟昧於此，而儘從高處求之，則其末梢，將鮮不爲異端所惑。當時異端之說，最足以欣動人心者則爲禪宗之頓悟，求頓悟則必於徑易超絕不歷階梯處求之，而朱子所鄭重教人者則曰格物，原書小注云：格物只是窮理，物格卽是理明，此乃大學工夫之始，潛玩積累，各有淺深，非有頓悟險絕處也。

讀書亦是格物窮理中一事，然非多聞博識之謂。原書小注又云：

蓋以多聞博識，自爲一事，不甚精察其理之所自來，却謂別有向上一著，與此不相關。

上達卽在下學中，多聞博識，正爲明理而有此工夫，當時學風，把此分作兩事，故雖多聞博識，而仍於義理有未盡也。

凡朱子所以箴砭當時學弊者，大指已盡前引，其他隨處而見，主要則不外是，茲再約略分類摘述之如次：

一曰貪多務廣之弊。卷五十一答黃子耕有云：

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，尤更親切，都是貪多務廣，匆遽涉獵。所以，凡事草率粗淺，本欲多知多能，下梢一事不知，一事不能，本欲速成，反成虛度歲月。

又五十六答趙子欽有云：

大率近日學者例有好高務廣之病，將聖人言語，不肯就當下著實處看，須要說教玄妙深遠，添得支離蔓衍，未論於己無益，且是令人厭聽。若道理只是如此，前賢豈不會說，何故却只如此平淡簡短，都無一種似此大驚小怪底浮說。

蓋務廣之病，亦由好高而來，心向高處，而不能子細深求，乃支離蔓衍，推得愈遠愈廣，以見其無不包羅，而不知道之高處實不在此。而又兼以欲速之私，故其讀書則草率涉獵，其立說則支離蔓衍，大驚小怪，貌若玄妙，而實多浮說也。

其言欲速者，卷五十三，答胡季隨有云：

大抵欲速好徑，是今日學者大病。伊洛拈出敬字，真是學間始終日用親切之妙。近與朋友商量，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，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，坦然平白，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，使人顛狂粗率，而於日用常行之處，反不得其所安也。

既已好高，又復欲速，乃至脫略章句，陵籍訓詁，而坐談空妙，此種學弊，由於心病，則亦惟有以心藥醫之，程門拈出敬字，卽心藥也。敬字本主工夫言，而有時亦指其境界體段言，如明道云：某寫字時甚敬，非是要字好，卽此是學。此語亦有似可討論者。要寫字好正該敬，持守此心，一心在寫字上。故劉賡贊爲明道比語下一轉曰，正是要字好，今謂非是要字好，卽此是敬，不加細闡，則嫌於轉以寫字爲工夫，來學此敬矣。伊川曰：只知用敬，不知集義，却是都無事。此語亦說敬只是一境界，故成都無事。又曰：涵養須用敬，進學則在致知，以涵養與致知分言。朱子承之，遂有居敬窮理敬義夾持之說。伊川又曰：

入道莫如敬，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。此語始把敬字工夫說到落實。寫字要字好，須寫字時能敬，讀書要窮理致知，亦須讀書時能敬，則敬正為致知一種工夫。然謂敬只是一種工夫，似乎言之卑近，乃謂敬乃屬吾心之天理，乃吾心之自然體段，人之為學，則只要學存此天理，學保持此心之自然而已，如此言之，則不免高了一層。近於落空，不著實際理。學家求高落空之病，此亦可為一例。明道又云，聖人千言萬語，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，使反復入身來，自能尋向上去，下學而上達也。又曰：如求經義，皆是栽培之意。求得放心後乃始有事，豈可謂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求放心。經義所蘊，修齊治平，事無不賅，又豈可謂只是栽培此心，此皆未免似於言之過高者。朱子此書云只於此處用力，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，則亦似非用敬字工夫來讀書窮理，乃是以讀書窮理作工夫來發揮此敬。此心之敬，固亦是天理，然不得謂天理只在此一敬字上，收得放心便是敬，心敬自能尋向上去，然謂自能尋向上去者，非即指脫略章句，陵籍訓詁，廢書不讀，而坐談空妙以為得也。然則明道有時自有從高一層言之而可以引起此下之時弊者。朱子雖力戒時弊，必反而求之平直坦白之路，然如此札所云，似亦與其平日主張，不免稍有分歧。朱子他處所言，如此分歧者亦尚有之，此則終是感染於程門過高之語者已深，故時時流露於不自覺也。然其拈出敬字來糾治當時欲速好徑之學弊，則大義是當，無可議也。

卷四十九答滕德章有云：

陸丈教人，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，甚有功，然講學趣向，亦不可緩，要當兩進乃佳耳。

朱子之有取於象山者，亦在其能教人收斂身心，然於此以外，尚有講學趣向，貴能兩進，此即伊川敬義夾持之說。此札所言，似較上札尤為朱子平日主張所在。

又卷五十五答符舜功有云：

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，未知者非敬無以知，已知者非敬無以守。若曰先知大體，而後敬以守之，則夫不敬之人，其心顛倒繆亂，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？

如此言敬，竊謂乃得此敬字之真意義，乃可無過高落空之失矣。

欲速好徑之病，深一層言之，則曰求聞計獲。惟其抱求聞計獲之私，乃始有欲速好徑之病也。卷五十答潘端叔有云：

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。其於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，而其分畫布置，準擬度量，已譁然於其外矣。是以內實不足，而游聲四馳，及其究也，非徒無益於己，而其爲此學之累，有不可勝言者。

欲速好徑與夫求聞計獲之心，若易辭緩言之，則曰急於聞道。卷四十五答歐陽慶似有曰：

今之學者，不知古人爲己之意，不以讀書治己爲先，而急於聞道，是以文勝其質，言浮於行，而終不知所底止。

惟其求道之意過高，而又淺率匆遽，不知深求，於是分畫布置，準擬度量，乃不得不務於一切空言，以譁然張於外，此弊爆著，同時乃若有道理太多之病。卷五十六答趙子欽有云：

愚意常患近世學者道理太多，不能虛心退步，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意，而直以己意強置其中，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。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，而常爲吾說之所使，以至規持縛束而左右之。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，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？

高自許而輕前輩，則讀書只是應故事，進則供我之驅策耳。驅策古人，則不能無穿鑿，有穿鑿斯有杜撰。卷五十三答劉仲升有云：

大抵學問專守文字，但務存養，即不免有支離昏惰之病。欲去此病，則又不免有妄意躐等，懸空杜撰之失。平日不曾子細玩索義理，不識文字血脉，別無證佐考驗，但據一時自己偏見，便自主張，以爲只有此理，更無別法。只有自己，更無他人。只有剛猛剖決，更無溫厚和平。一向自以爲是，更不聽人說話。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，而其粗厲激發，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。

如是乃有道術分裂之象。卷五十六答方賓王有云：

比來道術分裂，人自爲師，眞胡公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，誑嚇衆生，勢方橫流，力不可遏，可歎。又卷四十九答林叔和有云：

嘗觀當世儒先論學，初非甚異。止緣自視太過，必謂他人所論一無可取，遂致各立門庭，互相非毀，使學者觀聽惶惑，不知所從。

此則仍是所謂高自許而輕前輩之一種心病之流露也。

卷三十八答林謙之有云：

自昔聖賢教人之法，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，莊敬持養，爲下學之本。而後博觀衆理，近思密察，因踐履之實，以致其知，其發端啓要，又皆簡易明白，初若無難解者。而及其至也，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。蓋非思慮揣度之難，而躬行默契之不易。故曰：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夫聖門之學，所以從容積累，涵養成就，隨其淺深，無非實學者，其以此與。今之學者，則不然。蓋未明一理，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，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，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，無足留意。其平居道說，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。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，甚者至於周行却立，瞬目揚眉，內以自欺，外以惑衆，此風肆行，日以益甚，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，反爲荒幻險薄之資，仁義充塞，甚可懼也。

此書所言沉痛。然高談性命之風，固自北宋伊洛以來而已然矣。黃魯直詩云：莫學當今新進士，談說性命如懸河。此一風氣，宜不當專以歸咎於荆公。南渡以來，新學已黜，程學方盛，而高談性命之風，固未稍止，抑或加甚焉。朱子目擊其弊，乃力倡坦白平易之實學以矯之，此朱子之大有功於程門，大有功於兩宋之儒學也。厥後惟黃東發，顧亭林亦屢提此旨，洵可謂得朱子之真傳也。

卷三十八答林正夫有云：

蓋嘗聞之先生君子，觀浮屠者，仰首注視而高談，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。蓋觀於外者，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，孰若入於其中者，能使眞爲我有，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。自今而言，聖賢之言，具在方冊，其所以垂教天下後世者，固已不遺餘力。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，表其梯級而先後之，學者由是而之焉，宜亦甚易而無難矣，而有

志焉者，或不能以有所至，病在一觀其外，粗覘彷彿，便謂吾已見之，遂無復入於其中，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。此所以驟而語之，雖知可悅，而無以深得其味，而卒不能以有成耳。

所謂身入浮屠者，一是依照聖賢言語躬行實踐，又一則是讀書子細，能真實明白得聖賢言語意指所在，爲我躬行之指導，如是始可身入其境也。

朱子於當時學者說經之弊，尤所力斥。卷五十一答萬正淳有云：

近世說經者，多不虛心以求經之本意，而務極意以求之本文之外，幸而渺茫疑似之間，略有縫罅如可鈎索，略有形影如可執搏，則遂極筆模寫，以附於經，而謂經之爲說本如是也，其亦誤矣。

又卷四十三答陳明仲有云：

承示經說，猶有推求太廣處，反失本意。

又卷五十三答劉季章有云：

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，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，乍看雖似新巧，壓得人過，然橫拗粗疎，不成義理，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，則於己分究竟成得何事？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，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絡脈底心力。須是實有用力處，久之自然心地平夷，見理明徹，庶幾此學有傳。

此皆朱子主張說經務求本義之說也。若可不求本義，各自立說，則必各墮一偏，不合不公之弊隨之起矣。卷五十三答沈叔晦有云：

近年學者，求道太迫，立論太高，嗜簡易而憚精詳，樂渾全而畏剖析，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，各墮一偏之私見，別立門庭，互分彼我，使道體分裂，不合不公，此今日之大患也。

又卷四十七答呂子約有云：

立說過高，立心太迫，不肯相聚討論，只欲閉門劇讀，以必其自得。故人自爲學，而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。

又卷四十九答陳膚仲有云：

吾道之衰，正緣學者各守己偏，不能兼取衆善，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。

又卷五十一答黃子耕有云：

近至浙中，見學者工夫議論多靠一邊，殊可慮耳。

又卷五十四答周叔謹謂：

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，此由各徇所見之偏，而不能公天下之心，以觀天下之理，甚覺不滿人意。

凡此皆朱子鍼砭時風，各守己偏之害，而其謂求道太迫，立論太高，則正與其謂高自許而輕前輩，同爲當時學者心病之癥結所在也。

而朱子於當時之出入陷溺於佛氏之說者，則排拒尤力。卷六十答許生有云：

世衰道微，近年以來，異論蠱起，乃有假佛釋之似，以亂孔孟之實者，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，常欲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，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，然後爲得。

又曰：

讀書不求文義，玩索都無意見，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，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，其說甚詳，試取一觀，則其來歷見矣。

又卷四十六答汪太初有云：

嘗竊病近世學者，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，而溺於老佛之說，無致知之功，無力行之實，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，空虛玄妙，不可測度，其心懸懸然，惟徼幸於一見此物，以爲極致，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，人倫日用當然之事，皆以爲是非要妙，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。

又卷五十三答劉公度有云：



究觀聖門教學，循循有序，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。

此皆由欲速好徑，過高落空，而墮入禪學一邊也。

又卷四十六答潘叔昌有云：

大抵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，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，而惟以多求劇讀爲功，故往往遂以吾學爲容易之空言，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，皆必求之於彼，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，吾悲其進步之日遠，而稅駕之日賒也。

此則務廣貪多，無實在歸宿處，而墮入禪之一邊也。

又卷六十四答或人有云：

近世學者，多是向外走作，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。其知之者，又只是撐眉努眼，喝罵將去，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，無有不善。却不知只此撐眉努眼，便是私意人欲，自信愈篤，則其狂妄愈甚，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。

向外走作則爲博雜之病，撐眉努眼，則又轉向禪門一路矣。

又卷四十三答林擇之有云：

好高欲速，學者之通患，而爲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，適有以投其隙，是以聞其說者，欣然從之，惟恐不及。往往遺棄事物，脫略章句，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，其實禪學之不至者，而自託於吾學，以少避其名耳。

朱子論當時學弊，大要不出上述博雜務廣與好高欲速之兩途，而好高欲速則尤爲其主要之病，此則綜觀上引諸書而可見。上引諸書，或出朱子早年，或在中年以後，或係普泛所感，或則特有指斥，茲不復一一分別。要之朱子針砭當時學風之弊則前後無異見，亦非爲一人一事而發，讀者知得當時學術界風氣如此，則自易體會到朱子講學教人之淵旨所在耳。

今再深入言之，在朱子當時之學術界，正可謂是道學獨行之時代，人人知讀伊洛二程之書，人人知討論性命以求道爲學的，惟朱子深見其不然，而極憂其流弊。朱子固亦尊奉二程，然今語類所收，朱子糾正二程之說已不下數百條之多。朱子之學固亦自程門入，然朱子於程門諸賢，自上蔡龜山、和靖薦山以下，無不一一有辨正。延平親爲朱子師，而朱子於延平遺說，亦有

疑難。與朱子同時交游最相親善、論學最相接近者，曰南軒、東萊，然朱子於此兩人亦時有昌言，不憚反復。文集卷四十二答石子重有云：

熹自去秋之中走長沙，留兩月而後歸，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，從游之久，反復開益爲多，但其天姿明敏，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，故今日語人，亦多失之太高。湘中學子從之游者，遂一例學爲虛談，其流弊亦將有害。比來頗覺此病矣，別後當有以救之。然從游之士，亦自絕難得樸實頭理會者，可見此道之難明也。胡氏子弟及他門人，亦有語此者，然皆無實得。拈搥豎拂，幾如說禪矣。與文定合下門庭，大段相反，更無商量處。惟欽夫見得表裏通徹，舊來習見，微有所偏，今此相見，盡覺釋去，儘好商量也。

此書在乾道三年丁亥朱子游南嶽訪張敬夫之後一年，爲乾道四年戊子，朱子年三十九。書中辭旨婉委，於敬夫備致推挹，然於湖湘講學之流弊則直言無隱。朱子親稟學於胡憲籍溪，籍溪文定兄子，與胡宏五峯爲兄弟行，而南軒則親從受業於五峯之門，然朱子於胡氏湖湘學統乃慨乎言之如此。此後南軒乃折而從朱子，於五峯知言共爲疑義，密加訂正，朱子所謂相聚講論兼取衆長者，此可見其效矣。

又卷三十一與張敬夫有云

伯恭想時時相見，欲作書不暇，告爲致意。向得渠兩書，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，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，病痛頗多。不知近日復如何，大抵博雜極害事，如閻範之作，指意極佳，然讀書只如此，亦有何意味耶？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，正爲是耳。范醞夫一生作此等工夫，想見將聖賢之言，都只忙中草草看過，抄節一番，便是事了，元不曾子細玩味，所以從二先生許久，見處全不精明，是豈不可戒也耶？渠又爲留意科舉文字之久，出入蘇氏父子，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，壞了心路。遂一向不以蘇學爲非，左遮右攔，陽擠陰助，此尤使人不滿意。向雖以書極論之，亦未知果以爲然否？

東萊亦從遊於胡籍溪，與朱子交尤密，嘗過寒泉精舍與朱子同編近思錄，並偕朱子同會象山於鶴湖寺，其後朱子親使其子從學焉。然朱子對東萊有關學術上之異同，則時加規諍，絕少假借，此書則欲南軒同進箴切也。朱子之於南軒，則嫌其不歷階級而

得之，故立言太高，導學者於虛談。朱子之於東萊，則嫌其用功博雜，未能於要約處子細研究，導學者於玩物喪志之病。朱子常以此兩者爲當時學風之通弊。文集卷三十五答劉子澄有云：

今世學者，語高則淪於空寂，卑則滯於形器。中間正當緊要親切合理會處，却無人留意，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，而邪說暴行所以肆行而莫之禁也。

又卷五十二答吳伯豐有云：

今世爲學，不過兩種。一則徑趨簡約，脫略過高，一則專務外馳，支離繁碎，其過高者固爲有害，然猶爲近本。其外馳者，詭譎狼狽，更不可言。

竊就朱子意論之，則南軒偏在高，東萊偏在卑，故朱子之論湘學，嫌其論於空寂，其辨浙學，則恨其滯於形器，而二者之間，朱子之重南軒，應尤過於重東萊也。文集卷八十五有張敬夫呂伯恭畫象贊，其贊南軒則曰：

屹屹乎其任道之勇，卓卓乎其立心之高。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，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。

其贊東萊曰：

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。推其有，足以尊主而庇民；出其餘，足以範俗而垂世。

是亦於南軒則贊其高，於東萊則贊其博，皆就其傑出者言之。然於湘學之易淪於空寂，浙學之易溺於功利，則朱子於朋友切磋之間，固亦屢有所諍難矣。

凡從事於博雜之學者，又每喜爲包羅。文集卷五十三答劉公度有云：

不曾見得實理，只是要雜博，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，却欲包羅和會衆說，不令相傷，其實都不曉得衆說之是非得失，自有合不得處。

蓋包羅和會與兼取衆長不同。學說之是非，自有取不得合不得處。遇有此等處，自不能不說話。卷五十三答劉公度有云：

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己，人人知己，在我者明瑩無瑕，所益多矣。此等言語，殊不似聖賢意思。無乃近日亦爲異論漸染，

自私自利，作此見解耶？不知聖賢辨異論、闢邪說如此之嚴者，是爲欲人人同己人人知己而發耶？抑亦在我未能無瑕而猶有待於言語辨說也。今者紛紛，正爲論易西銘而發，雖未免爲失言之過，然未嘗以此爲悔也。臨川近說愈肆，荆舒祠記曾見之否？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，見識昏昧之故，而私意又從而激之。若公度之說行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，恣意橫流矣。試思之如何？

此爲與二陸辨西銘太極圖，而公度來書微辭相勸，朱子答之如此。而朱子與東萊書尤時發此意。文集卷三十三答呂伯恭有云：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。及公都子一爲好辨之問，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。蓋彼之感既愈深，則此之辨當愈力也。來教又謂吾道無對，不當與世俗較勝負，此說美矣，亦非鄙意之所安。夫道固無對，然其中却容不得許多異端邪說，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。若和泥合水，便只著箇無對包了，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。孟子言，楊墨之道不熄，孔子之道不著，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，乃欲審學者今日趣向之邪正，此意尤分明也。

又一書云：

持養歛藏之誨，敢不服膺，然有所不得已者。世衰道微，邪說交作，其他紛紛，固所不論，而賢如吾伯恭者，亦尙安於習熟見聞之地，見人之詭經誣聖，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，則如熹者，誠亦何心安於獨善，而不爲極言駁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。設使顏子之時，上無孔子，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，亦必有道，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，以獨善其身而已。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，惟孟子見此道理。如楊子雲之徒，蓋未免將顏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。若近世則又甚焉，其所論顏子者，幾於釋老之空寂矣。

又一書云：

伯恭天資溫厚，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，而熹之質失之暴悍，故凡所論，皆有奮發直前之氣。二者恐皆非中道，但熹之發，足以自撓而傷物，尤爲可惡，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爲至當也。

又文集卷三十一與張敬夫有云：

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辨一章，三復之餘，廢書太息。只爲見得天理恣然分明，便自然如此住不得。若見不到此，又如何強得也。舊來讀過亦不覺，近乃識之耳。不審老兄以爲如何？

朱子與象山辨太極圖說而終至於決裂，其事在張呂二人卒後。此諸書則尚在其與張呂往復書札之較前期，其間相距歷有年數，在朱子見實理，重實行，確感其有所不可已而生諸辨難，固不專對象山一人。後世不深考，錮蔽於門戶之見，一若朱子獨於象山立敵樹異，若不免爲一時意氣之爭，其出入奴者姑不論，其爲調和折衷之說者，亦未見其真能有所調和而折衷之也。更甚者，如全謝山宋元學案東萊一案之敘錄乃云：

小東萊之學，平心易氣，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，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，宰相之量也。惜其早卒，晦翁遂日與人苦爭，并詆及婺學，而宋史之陋，遂抑之於儒林，然後世之君子終不以爲然也。

又其同谷三先生書院記則曰：

宋乾淳以後，學派分而爲三：朱學也，呂學也，陸學也，三家同時，皆不甚合。朱學以格物致知，陸學以明心，呂學則兼取其長，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，門庭徑路雖別，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。

此種模稜影響之談，實未能深有得於當時理學界是非得失深異同之真相所在也。朱子在少年即著異學辨，其與張呂兩人所辨亦不爲少，豈得謂東萊卒後，朱子乃始日與人苦爭乎？至謂朱子詆及婺學，此亦猶其辨龜山上蔡諸人耳。豈尊二程即不得呵彈楊謝，重東萊即不得詆及其身後繼起之婺學乎？在呂陸生前，朱子親重東萊，遠過其與象山之交誼，在呂陸身後，朱子排拒婺學，尙遠過其斥江西之陸派，豈朱子別有所輕重反復於其間乎？若使南宋無朱子，則伊洛之傳，究不知成何體統。學者試抽去朱子一人及其一時從遊如西山蔡氏，勉齋黃氏以及其餘滄洲諸儒，而獨於程門謝楊游尹下及湖湘江西浙東三派會合觀之，當可約略想像其梗概。設使南宋無朱子，徒有呂陸，雖享高年，何救於當時道術之分裂。又設使南宋徒有朱子，不生呂陸，當時之理學界固亦少却許多異同爭辨，然豈不足以上承伊洛而光大其傳統一如今日之所有乎？謂東萊意欲陶鑄同類，兼取朱陸兩家之長，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，在朱子豈不亦存陶鑄同類之心，亦欲兼取呂陸兩家之長，不僅潤色之以北宋中原文獻之統而

已，抑更上溯漢唐，重使伊洛理學密切匯歸於孔孟儒統之大流，朱子之爲功於當時學術界者，豈僅與呂陸分庭抗禮，儼如鼎之三足，更無高矮軒輊之判乎？不博觀深求，而徒傍門外推測想像，驟聽其言，亦若高矣美矣，而實未脫於卑陋之俗情，如謝山之爲學案，實亦朱子所譏博雜之爲病，徒知多求劇讀，而見處全不精明，蓋以未知深求其義理之極致也。